

聚焦贺岁档

有一道光，将熟悉的生活劈开

——影片《被光抓走的人》观后

汤拥华

《被光抓走的人》更准确的片名应该是《被光剩下的人》，其要旨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倘若天空射下一片强烈的白光，某一区域内所有真心相爱的人瞬间成对消失，世界将会怎样？这听起来像是“单身狗”们的白日梦，但往深处一想，便明白问题的要害并非世上只剩下找不到真爱的人会如何，而是当自以为彼此深爱的双方并没有被白光抓走，尤其是一方想到另一方不知道会和谁一起被抓走时，他们还能否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？这是出色的问题，有了它，电影的可看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。

那些曾经相爱的夫妻，只要他们愿意，终究能够回去，不是因为真爱的力量，而是因为生活的慈悲

某种程度上，《被光抓走的人》的观影体验更像是参与了一次有关情感问题的深度对话，故事只是谈话的背景，谈话者刚好是故事中人。影片从头到尾都是四川话，有关真爱的反思却不显尴尬。没有绝对原生态的爱情，爱情从来就自带反思，不管这反思使用的是普通话还是方言。事实上，影片中数次穿插了访谈的镜头，请剧中人物谈劫后余生的感受以及他们对真爱的理解，约略位于影片的开头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尾，既可以视为一个副文本，又可以视为真正的主线。

找一些普普通通的人，做一场有关爱情的访谈，重要的不是观念，而是展示实实在在的痛感。正是这种痛感告诉我们，重要的不是何谓真爱，而是何谓残酷。因为白光事件所造成的压力，黄渤扮演的中学语文教师武学文与妻子张燕陷入相互猜忌之中。备感羞辱的张燕似乎与女儿同学的父亲有了暧昧关系，而武学文不仅评职称受挫，还几乎在同事小韩的温情攻势下失守，这个家一时间内忧外困，分崩离析。张燕的疑似出轨对象是一个表面温暖实则玩世不恭的男人，他与某妻组织了一个互助会，鼓吹白光是最后的审判，人只能活在当下，追求自己相信的幸福，人人平等，人人真实，没有爱情更好。这像是被光剩下的人炮制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，既是在洗脑，又煽动欲望。武学文最终没有诱骗入其中，而张燕也幸运地脱身出来。虽然心力交瘁，两人最终和解，回归了家庭。

当武学文出现于最后的访谈中时，更多的是苦笑和沉默，但我们可以代为总结他的感悟：抽象地辩论真爱有无没有意义，有真爱不是幸福的保障，没有真爱也不是放纵的借口，爱只存在于亲密关系固有的折磨、宽恕和愧疚中，存在于比任何脱轨或不轨的念头更为强烈和持久的关切中，存在于像夏夜蚊虫般被一次次驱走又一次次袭来的责任感中。那些曾经相爱的夫妻，只要他们愿意，终究能够回去，不是因为真爱的力量，而是因为生活的慈悲。

这样一种疲惫与温暖交织的感喟，显出国产电影所秉持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深度和力度。当然，它也会形成套路。观众看到一半，便知故事该如何收场。他们耳见这样的收场，但也未必不会期待一些意外。不过说影片老生常谈并不公正，不仅因为有白光抓人这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，还因为影片并不回避那些锋利的东西。比方说武学文慈祥的母亲坚持在人心惶惶之时外出散步，就或多或少是因为丧偶的优越感，她自己没有爱与不爱的压力，很想看看其他人过得如何。她幸灾乐祸地问儿子，他与妻子究竟谁不爱谁，她成功地使儿子儿媳的关系变成一个辩论赛的题目。

那些难以用温情的钝刀磨平的东西，才更加展现了人性及电影的烈度

此外还要指出，影片中实际上有四条线，除主人公武学文这条线外，还有李楠（王珞丹饰）与出轨的丈夫一条线，筷子哥与发小秦山一条线，试图反抗父母之命私自结婚的富家女和穷男友一条线。几条线总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一点勾连，却又各行其是。李楠在民政局等着与丈夫胡建平办离婚，后者不知去向，倒是小三跑到单位要人。一番厮打后，两人竟然相跟着去找寻胡建平踪迹。高冷的原配与热辣的小三既交锋相对，又同病相怜，两人的联合调查是影片中最让人放松的部分，直到警察发现胡建平是在白光发生前几分钟，因一起交通事故丧命江底。筷子哥的故事既隐晦又凌厉，他与秦山有朦胧的感情牵扯，秦山在白光后消失，他去找秦山的情人周浩算账。周浩仍在，说明秦山另有爱人，但是两人当日曾发生冲突，周浩刺伤了秦山。

筷子哥为秦山报仇，刺死了周浩，当场被捕。至于那对私奔的年轻人，女孩因为受父母阻挠宁愿跳楼殉情，却因为被白光剩下而无法直视男友（尤其看到她那终日吵闹的父母竟然能联袂消失），男孩在绝望中侵犯了女孩，然后张开双臂跳下楼去。

后面这几条故事线或多或少与死亡有关。胡建平死于一个卡车司机违章驾驶，而这竟然是他最体面也最让别人体面的消失方式。李楠请来法师，为亡夫在江边安排了一场招魂仪式，后者因为体面的死亡而避免了更大的罪恶，值得魂兮归来。而对筷子哥来说，秦山的消失必须是活人所为，所以他必须杀死周浩，他不知道怎么和解，也不知道同谁和解，他想要的不是体面和名分，最多只是一个自说自话的“资格”，却仍然值得玉石俱焚。至于那对绝望的男女，当日女孩因为想要在一起试图跳楼，现在男孩因为不能在一起最终跳楼，他们凭借死的勇气确认了爱的存在，“我们都可以为对方去死，这还不算真爱，还有什么能算？”

片中还有一个插曲，筷子哥因为趁火打劫被捕，在警察局遇到一个社科院的青年学者，后者与同事们研究出白光只抓相爱的人的结论，回家看到妻子还在，认定妻子不爱她，口角中掐死了妻子。这类需要借用死亡才能度量的困局，虽然有些刻意，却并不缺乏可信度，较之作为主线的武学文的中年危机，似乎更能展现人性以及电影的烈度。武学文只是暂时过关，他与妻子并没有获得更多爱的空间，今日的克制或许会成为来日放纵的理由，家庭重新接纳了他，但也会继续消磨他，他仍然需要极大的运气才能保住自己的德行。而那些被拽向（自己抑或他人）的死亡的人，却展示了一种难以用温情的钝刀磨平的东西。不理解他们可能有的决绝与绝望，就有可能高估武学文们的理性，却低估了生活本身。

即便我们的情感不被赋予作为真爱的特权，我们是否仍有力量，将那些被光抓走的人们一一找回

白光只带走相爱的人毕竟是一个谣言。各路专家轮番登场，谣言终遭摒弃。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明智，毋宁说是因为厌倦。生活自行修补了理性的裂缝，这种修补所凭借的正是撕裂它的力量，即一个现代媒介环境中的虚拟共同体的意见。影片对此并非没有警惕，比方片中着意表现了武学文的“土”，作为语文老师，他对微信、支付宝缺乏信任，对各种信息技术知之甚少，他更信任面对面的交流。然而这只是以一种低成本抵抗，他像其他人一样，早就习惯了在虚拟的在场感中生活。有关白光的谣言之所以被普遍接受，是因为这种谣言是那种能够以与白光同样的速度抵达所有人的东西。我们面对一个无限的共同体，由此激发出对安全与风险的想象，而当我们试图通过访谈与他人交流何谓真爱时，所面对的也是那个共同体。

回到前文所曾说到的，影片似乎真的相信，通过在他面前真诚地讲述自己的经历，说一些言之有物的道理，我们就可以把握和分享那种人性中真实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动了真情的李诞（影片中曾闪过李诞欲言又止的画面）。然而，电影毕竟不是综艺，即便是《被光抓走的人》中的那些人和事，有一些因果曲折也万难被放进节目中谈论。电影当然也在世界中，但它也是一道光，这道光让我们仍然陌生，而这是好的。我们仍应期待这道光将熟悉的生活劈开，让人看到不能用常识降服的东西。我们仍需借助电影的诚实来锤炼勇气，以面对生活中更为强悍的歧异与多元。我们仍需电影发挥其想象的力度，不仅可以让我们分享观念，更会持续地刺激我们的同情心。如果电影仍然能够刺痛我们，那不是因为拷问了我们的爱情观，而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可能陷入的残酷。

所以最后的问题也许是，即便我们的情感不被赋予作为真爱的特权，我们是否仍有力量，将那些被光抓走的人们一一找回？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经典重访

《最后一课》之前，都德写下了《磨坊文札》

距今整整 150 年

刘晖

“都德的磨坊”是环法自行车赛电视直播中的著名地标。普罗旺斯丰渭叶乡的这座磨坊的盛名来自作家都德的《磨坊文札》。都德在磨坊附近的城堡住了不到一年，他不是磨坊主，从未住过磨坊，常到磨坊寻找灵感并在那里写作。都德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尼姆，九岁时全家迁往里昂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到巴黎闯荡，过着卖文为生的困窘日子。1860年，他担任莫尔尼公爵的秘书，始有余暇创作短篇小说并为《费加罗报》写专栏，到阿尔及利亚、科西嘉和普罗旺斯旅行和短居。1866年夏，他与保尔·阿莱纳开始为《事件报》合写“普罗旺斯专栏”，后结集为《磨坊文札》（1869）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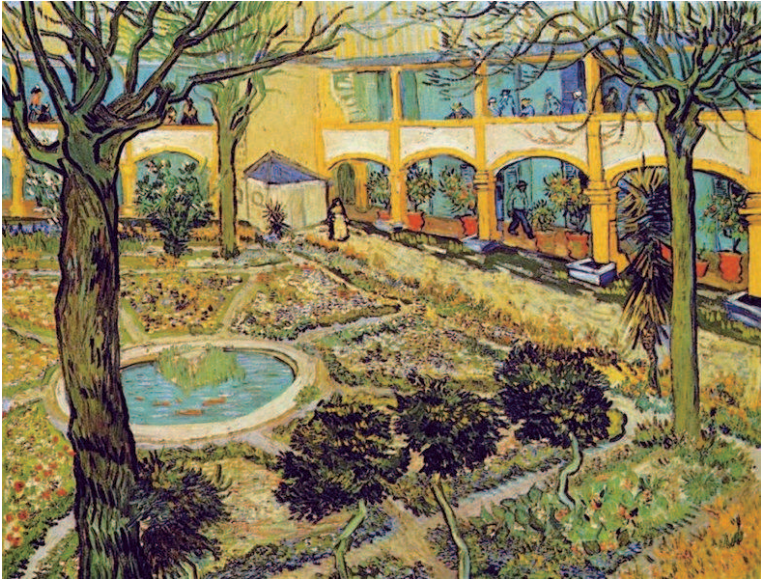
他以拉伯雷式的诙谐笔法，颂扬反宗教的、异教的世俗欢乐

《磨坊文札》是围绕“南方”主题串成的熠熠发光的珍珠，带有乡野的洛可可风格，用矛盾修辞法来说，清新而娇艳，繁复而澄澈，感伤而欢快。作家在序言中开宗明义，他在罗讷河谷的普罗旺斯中心区买了一座废弃的风力磨坊，“位于一个杉树成群、橡树四季常青的小山岗上”。他在磨坊里写信，向他的朋友和读者绘声绘色地报道他在南方的见闻、印象和回忆，堪称速冻保鲜的口述。一个个神奇的、童话的、恐怖的、教喻的故事呈现出电影叙事的画面感。《安居》的画外音语调诙谐。作家甫一出现，磨坊里的兔子“露露部队”慌忙撤退，“楼上的那个房客，一只阴阳怪气、老奸巨猾的猫头鹰”中止了冥想。磨坊外是典型的普罗旺斯风景：阳光灿烂，松林葱郁，万籁俱寂，“偶尔传来一声笛音，薰衣草丛中一声鸟叫，大路上骡子的一声铃响”。叙述定格于饱食牧草的羊群从山里回到农庄的场面，“每一只绵羊在自己毛毡里，都带回了一点阿尔皮耶山上野性的芬芳与自由活泼的气息”。优美的自然洗去了落拓文人身上的巴黎尘埃：“一个充满芳香、和煦温暖的小天地，它远离报刊媒体、车马喧嚣与乌烟瘴气！”除了大自然，都德也歌唱本性的自然。他以拉伯雷式的诙谐笔法，颂扬反宗教的、异教的世俗欢乐。《三遍小弥撒》中德高望重的修道院院长觊觎美酒佳肴，主持圣誕弥撒时竟偷工减料。《葡萄乡的神甫》则是对《神曲》的小小戏仿，本堂神甫“性情善良得像面包，心地光明得像黄金”，深受葡萄乡的百姓，看到布道对他们无效，便大力渲染地狱的恐怖，引他们走上了行善之路。《繁星》是一首优美的牧歌，纯洁的牧童在普罗旺斯的星空下守护着他暗恋的姑娘：“星星中那颗最秀丽最灿烂的一颗，因为迷了路，而停落在我的肩头睡觉”。

《阿莱城的姑娘》是不朽的名篇，被比才改编为轻歌剧和管弦乐作品。淳朴的农民让爱上美丽放荡的阿莱城姑娘，自杀殉情：“有的人为了爱情，竟然不在乎别人的轻蔑！”阿莱城的姑娘和《波凯尔的驿车》中漂亮天真、自由不羁、寡廉鲜耻的女子，与普雷沃神甫的玛依、梅里美的卡门一起，成为法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并受到歌剧作曲家的青睐。

《阿莱城的姑娘》中让的原型是普罗旺斯诗人米斯塔尔的外甥。米斯塔尔通过写作复兴已废弃的奥克语，被拉马丁誉为“荷马式的史诗诗人”，19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在《文札》中，作家“执一根香桃木棍，带一本蒙田文选，披一件雨衣”去邻村拜访诗人。诗人毫无巴黎沙龙的时髦趣味，“风雅脱俗像一个希腊牧人”，为作家朗诵新诗《迦楠达尔》，这是

▲《磨坊文札》都德 著 柳鸣九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



▲梵高一生中最高产时期是在普罗旺斯度过的。图为梵高名画《阿尔勒医院的庭院》

思”。优美的自然洗去了落拓文人身上的巴黎尘埃：“一个充满芳香、和煦温暖的小天地，它远离报刊媒体、车马喧嚣与乌烟瘴气！”

除了大自然，都德也歌唱本性的自然。他以拉伯雷式的诙谐笔法，颂扬反宗教的、异教的世俗欢乐。《三遍小弥撒》中德高望重的修道院院长觊觎美酒佳肴，主持圣誕弥撒时竟偷工减料。《葡萄乡的神甫》则是对《神曲》的小小戏仿，本堂神甫“性情善良得像面包，心地光明得像黄金”，深受葡萄乡的百姓，看到布道对他们无效，便大力渲染地狱的恐怖，引他们走上了行善之路。《繁星》是一首优美的牧歌，纯洁的牧童在普罗旺斯的星空下守护着他暗恋的姑娘：“星星中那颗最秀丽最灿烂的一颗，因为迷了路，而停落在我的肩头睡觉”。

《阿莱城的姑娘》是不朽的名篇，被比才改编为轻歌剧和管弦乐作品。淳朴的农民让爱上美丽放荡的阿莱城姑娘，自杀殉情：“有的人为了爱情，竟然不在乎别人的轻蔑！”阿莱城的姑娘和《波凯尔的驿车》中漂亮天真、自由不羁、寡廉鲜耻的女子，与普雷沃神甫的玛依、梅里美的卡门一起，成为法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并受到歌剧作曲家的青睐。

《阿莱城的姑娘》中让的原型是普罗旺斯诗人米斯塔尔的外甥。米斯塔尔通过写作复兴已废弃的奥克语，被拉马丁誉为“荷马式的史诗诗人”，19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在《文札》中，作家“执一根香桃木棍，带一本蒙田文选，披一件雨衣”去邻村拜访诗人。诗人毫无巴黎沙龙的时髦趣味，“风雅脱俗像一个希腊牧人”，为作家朗诵新诗《迦楠达尔》，这是

普罗旺斯的“荷马史诗”，写尽山海之间的普罗旺斯的历史、心灵、传说和风景。《（诗人米斯塔尔）》诗人生活在农民中间，直接传达乡野民风，制造了普罗旺斯的南方表象：节日，露天晚会，法兰多尔舞，收橄榄，飞短流长，爱情传说，情敌争斗，田间劳作。在他笔下，南方第一次出现了长着芳香松树的土地和玫瑰色的山峦，火热的太阳和欢快的蝉鸣，灰橄榄树和黑柏树，阳光下的白房子，希腊人轮廓的少女，干旱的土地，布满石头的平原。无疑，蝉在成为普罗旺斯的标志之前已经歌唱了无数个夏天。

此外，《文札》珠链上也点缀着几颗不规则的奇特珍珠。《散文诗》《金脑人的传奇》散发着霍夫曼小说的神秘气息。《塞米朗特号遇难记》预演了泰坦尼克号恐怖的沉船景象。《海关水手》充满了对海上劳工苦难生活的同情。

他要为南方的“轻盈”正名，歌颂南方的生命本能

在《文札》中，都德将南方的宁静、明媚、清新与巴黎的喧闹、昏暗、污浊进行鲜明对照，强调南方的卓越。然而，悖论地，作家的一个“我”“饱餐阳光，静听松涛”，另一个“我”却沉浸在对巴黎的乡愁中。最后一篇小说《思念》中，在一个回乡休假士兵的鼓声中，“我似乎看见我的整个巴黎正在整个松树林子里若隐若现”。作家取舍不定的矛盾心绪流露出来。

南北对照的理论，最早出现在孟德斯鸠的《论法的精神》中。孟德斯鸠指出，由于气候炎热，南方人对愉悦和

痛苦感觉敏锐，所以情欲强烈，恶习和美德无常，风尚不定，相反，由于气候寒冷，北方人感官迟钝，追求精神生活，恶习少而美德多。泰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将南北对立等同于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对立，阳光的拉丁人要求舒适的生活和新鲜的感官享乐，文学是古典的；阴沉的日耳曼人轻快感，重理智，文学是浪漫的。过时的古典主义南方成了文学中心巴黎的陪衬。都德没有摆脱关于南方的刻板印象，但他要为南方的“轻盈”正名，歌颂南方的生命本能。南方主义者尼采与都德声息相通，他酷爱歌剧《卡门》，称赞比才的音乐是优美的、轻盈的、明朗的，充满“这种南方的、褐色的、燃烧的情感”，可治愈瓦格纳歌剧的病态浪漫主义。

这种“南方书写”可追溯至中世纪的普罗旺斯抒情诗，游吟诗人用奥克语歌唱风雅的宫廷爱情和骑士们的战功，打破宗教的禁欲主义束缚，表达对世俗生活的热爱。都德之后，法国“南方诗学”兴起。罗曼派主张回到希腊罗马本原和古代人文主义的清晰透明，肃清浪漫主义的颓废倾向，提倡一种地中海的美。纪德曾在北非、南欧旅行，沉迷于橘花的香气、沙漠的热风、茴香酒和苦艾酒的味道，提出感觉崇拜的理论，吁请过分文明的人摆脱知识重负，投身丰富可感的世界。加缪在普罗旺斯的卢尔马兰买了一所房子，死后葬在那里，墓碑植了一棵苦艾。萨特说加缪有地中海人的气质。的确，加缪对普罗旺斯、阿尔及利亚和希腊的热爱可归结为对地中海文明的礼赞。他在《蒂巴萨的婚礼》中写道：“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，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们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。阳光之外，亲吻之外，原野的香气之外，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。”

靠着英国广告人彼得·梅尔的普罗旺斯系列丛书的推销，普罗旺斯成了一个新神话，消费社会的阿卡迪亚，高雅的休闲胜地，文明的“野蛮人”的应许之地。文学艺术直接供资产阶级日常消费，连都德描写的羊群都被法国《南方》杂志的房屋设计师当成审美参照物。

翻译家柳鸣九先生坦陈《磨坊文札》是他的“绿色家园”，他喜欢都德的语言纯净，风格自然平和。他从大学三年级动工翻译这本书，在搁置将近三十年以后，“磨坊”终于建成。他在闹市中种植自我的园地，通过翻译享受绿色的宁静。他的译笔练达，生动、隽永、感人。这本雅致的小书，及其中梵高、塞尚的普罗旺斯风景画插图，堪当枕边之乐。读者即使无法亲自前往“深邃的南方”，亦可在纸上觅得“至福”，在文字中体会乡居野趣。南方不只是地理上的，也是心灵的，代表了人们内心里最炙热的方面。无论都德，还是梵高、塞尚，都从南方特性中提炼出普遍性，以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名义，反抗世界的物化和腐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都德的“磨坊”书写，可浓缩为勒内·夏尔的诗句：“在又不在你的家”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